

抗美援朝 保家衛國



第五幕一景話劇

陳汝琦著

國衛家保・朝援美抗

著 琦 汝 陳

行 印 社 版 益 風 正

國衛家保·朝援美抗



著者 陳汝琦

出版者 陳汝言

發行所 正風出版社

上海河南中路三二八號
南京大行宮東海路

分發行所 聯營書店

上海·北京·漢口·廣州

出版期 一九五一年五月滬再版

印翻禁★權版有

謹以此書

獻給英勇的

朝鮮人民軍

中國人民志願軍

人物介紹（出場次序）

金老爹（金）：朝鮮樸實的農民，性和善，人厚道，溫和中帶剛強，年六

十一歲。

金姑（姑）：金老爹的獨養女，活潑天真，善感多情，尙帶孩子氣，父母鍾愛異常，年十九歲。

李嫂子（嫂）：農村婦女，見識不多，遇事慌亂，年二十八歲。

張大明（張）：區政府幹部，精明強幹，當機立斷，政治認識高，組織能力強，爲人光明磊落，處事大公無私，後爲游擊隊隊長，年三十八歲。

金大才（才）：金老爹的獨子，金姑的哥哥，忠厚農民，民兵隊長，年二十五歲。

陳利民（陳）：在朝鮮讀書的中國學生，學識高，見識廣，明大義，善計謀，參加朝鮮民政工作，後爲游擊隊參謀，年二十八歲。

李更生（李）：朝鮮農民，李嫂子的丈夫，性急躁，人厚道，勇敢有餘，細心不夠，年三十二歲。

小元（元）：朝鮮農民，矮小身材，活潑靈俐，天真無邪，但辦事迅速，工作認真，年十八歲。

美軍官甲（美甲）：侵略美軍少校，帝國主義爪牙，荒淫無恥，酒色匪徒，年三十左右。

美軍官乙（美乙）：一厥出品，同樣商標。

偽軍甲（偽甲）：李承晚匪軍，美帝走狗，下流醜陋，卑鄙兇惡，奉承主子，欺壓人民，簡直莫明其妙，年三十左右。

偽軍乙（偽乙）：物以類聚，一路貨色。

美兵甲（兵甲）：美國工人，被驅逼送上戰場當炮灰的「可憐蟲」，但一旦覺悟，立刻化仇恨爲力量，參加人民隊伍反抗侵略軍，年二十七八。

美兵乙（兵乙）：同樣的情形。

胡老爹（胡）：朝鮮老農，人老心旺，思想前進，多管事，好熱心，深得鄰里信任，年六十三歲。

王大孀（王）：中年農婦，爲人豪爽，心直口快，愛多事，好熱鬧，稍迷信，年四十三歲。

隊員甲（隊甲）：游擊隊員，英勇精幹，革命性強，覺悟性高，略具才智，稍有口才，年三十上下。

隊員乙（隊乙）：跟他差不多，年較大。

金玄（玄）：醫務人員，沒有說話，如果演員不多，可以省去。

大 牛（牛）：青年農民，王大孀的兒子，性格剛強，心地坦白，明道理，重感情，金姑的未婚夫，年二十四歲。

陳 羣（羣）：陳利民妹妹，中國人民志願軍的醫務人員，溫和，熱情，誠懇，大方，年二十一歲。

朝鮮人民軍若干人。

中國人民志願軍若干人。

游擊隊員若干人。

羣衆若干人。

以上視演員多寡而定人數多少。

註：美國官兵不說一句英文，全部華語對白，目的在使人聽懂得，宣傳力大，但以說得非常生硬，以有所區別。

爲演出方便，佈景可以隨實際條件加以變更。

第一幕

時：平壤淪陷前五天的某一天下午。
地：離平壤不遠的一個村落。

人：金老爹。(金)

金媽。(不出場)

金姑。(姑)

李嫂子。(嫂)

張大明。(張)

金大才。(才)

李更生。(李)

陳利民。(陳)

小元。(元)

美軍官甲。(美甲)

美軍官乙。(美乙)

僞軍甲。(僞甲)

僞軍乙。(僞乙)

景：是朝鮮錦繡的山河，一片遼闊的原野。起伏着連綿的邱陵，在自由的人民生活着的土地上，展開了冬季農村美麗的野景。

舞台的正中是一所較好的平房，周圍繞着竹籬，平房前搭着遮篷。蓬下擺着幾條長凳，和一張矮桌。靠牆擺着些農具，平房左邊有一個稻草砌成的草堆，草堆旁邊矗立着一棵古老的枯枝大樹，部份的樹根掘起在地面上。平房的右後面是一個矮小的山崗，遠處可以看到隱約的邱陵。這個小莊院

的前面正是一條通路，右邊是通城的熱鬧去處，左邊是往後山去的小路。

幕：金老爹正在打掃着院子。屋內不時傳出金母在病中的呻吟。他時刻在注視着右邊的去處。他感到有點累了，坐下來抽口旱烟。屋內金母在叫喚。

聲：大才爹！大才爹！給我點水喝。

金：來了，大才媽，你又醒啦？（進屋去）

聲：（喝過水）啊呀！好怕呀！剛才我又做了個夢，夢見鬼子飛機。

金：怎麼啦，大才媽！別亂想呀！

聲：心裏發慌，好像心要掉了似的。我怕！我怕炸彈！

金：別亂想，好好的歇一會。靜靜的躺着。

聲：唉！病了都快一個月了，——金姑呢？

金：給你抓藥去啦，怕就要回來了，你還是好好的靜一會，別胡思亂想，病就會好起來的。

聲：（似乎又入睡）唔！唔！……

金：（出）怎麼還不見回來，這孩子啊！就是這個慢脾氣，抓點藥還用得着去上個老半天。亦不想想她媽在病着。唉！真是——（忽然發現是她回來了）
噢！那不是她嗎！

姑：（遠處）爹！爹！

金：快點吧！快點吧！你媽等着吃藥呢。

姑：（手拿着藥包上）爹！你知道嗎？今天情形很不好。街上亂哄哄的，店鋪子，都打上烱了。

金：唔！爲什麼。

姑：聽說咱們人民軍已經撤退了。

金：怎麼？撤退了，幹嗎要撤退？

姑：這個我不清楚。

金：（思索一下） 噫！我想一定是有道理的，說不定是一個什麼計劃。

姑：是呀！街上到處都貼着標語。叫大家不要慌亂，不要害怕，要鎮靜沉着，隨時準備着打擊敵人，不要給匪特利用。

金：這麼說那一定是有計劃的撤退。孩子，別怕，快給你媽煎藥去吧！

姑：是！爹！媽好一些了嗎？

金：還老樣子，迷迷糊糊的，說是心裏邊難過發慌。

姑：我看媽的病一定是給炸彈嚇着了。

金：可不是嗎，她常常的說夢話，什麼炸彈！炸彈！我怕！我怕的，這可不是給嚇着了是什麼？

姑：唉！這都是可惡的美國鬼子害人，無緣無故的來打咱們朝鮮，到處的派飛機轟炸掃射，好像咱們朝鮮人欠了他什麼閻王債似的，這幾個月來不知道給他傷害了多少同胞的生命，媽亦給鬼子飛機的炸彈嚇出了病來，真是該

殺的美國鬼子。

金：唉！你罵它有什麼用，主要的還是靠大家團結起來，幫助咱們自己的軍隊，把美國鬼子打跑，趕出咱們祖國去才是真的。

姑：（半自語地）是的，罵是沒有用的，恨必需用行動來表現，只有大家起來，把美國鬼子趕出祖國去，咱們才能平安的生活下去。

金：好了，孩子，別說這些了，快給你媽煎藥去吧！

姑：是！爹！

金：要是你媽睡着了，可別去驚醒她。

姑：知道了，爹！

金：唔，孩子，你過來。

姑：（走近他爹）爹，您有事？

金：我問你，你看大牛人怎麼樣？

姑：（感到有點害羞）爹，您又問這個——（背轉臉去）

金：跟你爹說說，怕什麼，告訴我，孩子！你對他到底怎麼樣？

姑：（厚頭撫弄着衣角）不知道。

金：怎麼還是不知道，孩子，爹只有你這麼一個女兒，爲你的事我亦真操了一份心事。

姑：爹——我知道。

金：這是你的終身大事，孩子，做父母的雖然得給你作個主，可是好歹總得問問你自己呀！

姑：（輕輕的表示了心裏話）爹，我聽您話就是啦。

金：（拉着她的手）告訴你爹，孩子，他對你怎麼樣。

姑：我不知道啦。

金：你看你還是不知道，剛才王大媽又來過啦，她把你們的喜日都定了，是下

個月的初一，黃道吉日，給你們倆成親，你看，你還有半個月就要作人家媳婦了，還那麼吞吞吐吐的不肯跟你爹說句實話。

姑：（給爹越說越難爲情起來，撒嬌地）爹，咱們不談這個，不談這個。

金：好！好！不談不談，只要你自己心裏喜歡，我亦就放心了。

姑：爹——您看您又來了——

金：好！好！不談！不談，給你媽煎藥去吧！

姑：是，爹（跳着走進房去）

金：唉！這孩子，真是死心眼。

（李嫂子懷抱着嬰孩從右邊上）

嫂：（焦急地）金老爹！金老爹！

金：唔！是李嫂子！坐坐！

嫂：金老爹，你可見着咱們家更生沒有？

金：沒有呀，他沒來過。

嫂：啊呀！真急死人啦，不知道又死到那兒去了。

金：怎麼啦，李嫂子！有什麼事呀！

嫂：唉！你不知道，金老爹，情形不好得很呀！咱們人民軍已經撤退了。

金：這我已經知道了，你別怕，咱們軍隊是有計劃的撤退，立刻就要回來的，別怕。

嫂：可是美國鬼子馬上就要到咱們這兒來了呀！

金：不會的，不會的！你放心，沒有這麼快的。

嫂：啊呀！金老爹，你還不知道呢，美國鬼子說不定今天晚上就會到這兒來的。

金：今天晚上？真有這麼快嗎？（不信）不會的，不會的。

嫂：誰還騙你，剛才小元從街上回來，說是區政府已經派人到各處去聯絡，組